

饒宗頤編

敦煌吐魯日書本

文選

卷之四

魏都賦

西征賦

洛陽賦

西征賦

洛陽賦

西征賦

洛陽賦

西征賦

洛陽賦

西征賦

洛陽賦

西征賦

洛陽賦

西征賦

洛陽賦

西征賦

洛陽賦

西征賦

中華書局



饒宗頤 編

敦煌吐魯番本文選

送書題

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敦煌吐魯番本文選/饒宗頤編. - 北京:中華書局,2000

ISBN 7-101-02471-8

I. 敦... II. 饒... III. ①文選-抄本-研究 ②文選-抄本-圖錄 IV. G256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1999)第 58028 號

責任編輯:張 荷

黃 松

裝幀設計:楊華如

電腦製作:馮 剛

敦煌吐魯番本文選

饒宗頤 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1/16·9.5 印張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,001-2,000 冊 定價:68.00 元

ISBN 7-101-02471-8/1·351

2001.2.19

考古書店

序

拙編《敦煌吐魯番本文選》，網羅世界各地收藏《昭明文選》古寫本之殘縑零簡，由於聞見所限，未能全力以赴，久置篋衍，未敢釐定，賴榮新江兄之助，得以整比完編。就中柏林藏吐魯番寫本《幽通賦》並注，新江携來，尤為難得。比勘李善注引曹大家注，不是一物，疑出《漢書》舊注，一時難下斷語，故刊於附錄，用俟賢者之探討。又《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》收入之《五等論》，原為傳增湘舊藏，學界似有不同意見，本書暫行從略。法京收藏諸件，年前嘗向巴黎國家圖書館申請，獲得印行權，所有費用由北山堂攸助，僅在此深表謝意。

叙錄之中，S. 550 號《晉紀總論》，榮新江據許建平考證比定。又 S. 10179 殘文，已印入《英藏敦煌文獻》第十三冊，已由新江細心比定為陸士衡《吳趨行》及《塘上行》，今併採其說補入，更為本書增色。其英藏斷片，多得新江訂補。

其它各收藏及先時刊佈單位，日本朝日新聞社印之《吐魯番古寫本展》、江蘇美術出版社印行之《敦煌》大畫冊暨北京國家圖書館、敦煌研究院、The British Library、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-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、Orientabteilung、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、嘉惠既多，統此致謝。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饒宗頤

唐代文選學略述（代前言）

饒宗頤

《文選》一書，自隋唐迄今，爲學文者必讀之書。康南海《桂學答問》云：「文先讀《楚辭》，後讀《文選》，則材骨立矣。」《文選》當全讀，讀其筆法、調法、字法。兼讀《駢體文鈔》，則能文矣。」清世盛行考據之學，考據家亦重文事，戴震其特出者也。戴氏言「做文章極難，閻（若璩）能考核而不能做文章，顧（炎武）、江（永）文章較勝。己則如大鑪。入吾鑪，鑄而皆精良矣。」言下頗自負。彼論文有二種，剛者如大堅石，柔則不輒如綿。又評相如《封禪文》顏色如天，上雲霞，奇麗絕」（段玉裁編《東原先生年譜》），可謂善讀文者矣。戴氏治《楚辭》，深懂文章肌理，剛柔之說似先於桐城姚氏，而在聲色格律四字提出之前，創談文「色」之美，尤具卓識。蓋考核之務，必以文章修養培植其根基，所造有淺深，對於古人文筆之理解，亦視此而定。今之學人，文、史判爲兩途，考核家祇論史事，無暇及於文章，與文絕緣。夫文理未通，未明古人立言之義例、行文之脈絡、立論之輕重，欲求免於誤解者幾希！過激者且貶選學爲妖孽，試問有幾人真能讀懂《封禪文》者！

蘇軾力譏昭明書去取之謬，不知秦漢魏晉沈博絕麗之作，罔不在是。張戒因言「子瞻文欠宏麗，正坐讀選未深」。其說良是。朱子論《封禪文》出於誤解（見《歲寒堂詩話》），文廷式《純常子枝語》二十七引之，迥不如東原之精闢。

明代復古，《文選》一書，彌受重視，一時有「選體」之目，山陰王思任云：

有論孟之顯，則必有墨兵蒙（莊）寇（列）之幻。窮則定至於變，通則適反其常，此不易之理也。然而變起於智者，又通於智者，此三百篇詩之大常也，一變之而騷，再變之而賦，再變之而選，再變之而樂府，而歌行，又變之而律，而其究也，亦不出三百篇之圍範。（曾益《李賀詩解序》）

標揭騷賦之後有「選」之一體，此自指選體詩而言。元明以來，選詩多有別出單行之本，如元劉履之《選詩補注》，明馮

惟訥《詩紀》之作者）之《約注》，故詩中之選體，成爲獨立式樣，不與樂府、歌行、律句同風，至於今時，學詩者無不溯源於選體，職是故耳。

《文選》所收，多歷代傳誦之名文。魏晉六朝以來，學文者起於髫髻之年，無不誦習之，瑯琊上口，史書所記，可供談助，舉例言之：

蜀魯國劉琰爲固陵太守，後主（劉禪）立，封都鄉侯。車服飲食，號爲侈靡，侍婢數十，皆能爲舜樂，又悉教誦讀《魯靈光殿賦》。（《蜀志》卷一〇《琰傳》）

晉末郭澄之西向爲劉裕誦王粲詩「南登霸陵岸，迴首望長安」句，裕遂不再西伐。（《晉書》卷九二《文苑傳》）宋劉顯，隸族子。六歲能誦《呂相絕秦》、《賈誼過秦》。號曰神童。（《南史》卷五〇《劉瓛附傳》）

齊宜都王劉鏗，明帝誅先帝諸子，鏗詠陸機《弔魏武賦》：「昔以四海爲己任，死則以愛子託人。」

王華閒居諷詠，常誦王粲《登樓賦》、《冀王道之一平，假高衢而騁力》。（《宋書》卷六三《華傳》）隋李德林年數歲，誦左思《蜀都賦》，十餘日便度。（《隋書》卷四二《本傳》）

北齊時嬖倖趙鬼能讀《西京賦》，言於東昏侯曰「柏梁既災，建章是營」，乃大起芳樂、玉壽等諸殿。（《通鑑》卷一四二）

撰《茶經》之陸羽得張衡《南都賦》，不能讀，危坐效羣兒囁嚅若成誦狀。（《新唐書·隱逸傳》）宋璟七歲能屬文，一遍誦《鵬鳥賦》。（《顏魯公文集》卷四）

足見名篇名句之魅力，前賢在兒時多能成誦，賦中之《西京》、《蜀都》、《魯靈光殿》乃長文鉅製，尚爲人所篤好，《鵬鳥》、《過秦》短篇精警之作，一遍便上口，六歲童子優爲之。昔賢無不能文，實與諷誦默識有關。杜甫詩云：「呼婢取酒壺，續兒誦《文選》。」杜公之爛熟《文選》，因之有「熟精《文選》理」之句！

隋開皇七年，以秀才、明經、進士三科，考試選拔官吏，《文選》成爲試士出題之讀本。（《北史·杜正言傳》云：

楊素試正言題，令擬《上林賦》、《得寶臣頌》、《燕然山銘》、《劍閣銘》。

故上子多摹擬《文選》名篇。李白前後三擬《文選》，不如意輒焚之。惟留《恨賦》、《別賦》；今集卷一祇存《恨賦》一首。《酉陽雜俎》前集卷一二。又若岑文本有擬揚雄《劇秦美新》一篇，見《全唐文》卷一五〇，又載《文苑英華》卷三五九。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有開元處士卜隱之《擬文選》三十卷，殆收摹擬諸作，惜其書失傳。

束友岡村繁論《文選》自編纂以來，頗遭冷落，至蕭該始為《文選音》，遂導《文選》學之先路（《學術集林》卷十一）。實則早期《文選》所收諸賦，多有音、注之作。劉宋御史褚詮之著《百賦音》十卷，已能綜合前人之作，遠在蕭該之前。諸賦名篇，自來多已別寫成書單行，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著錄有：

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一卷

張衡《二京賦》二卷

《三都賦》三卷

左太冲《齊都賦》一卷

知當時各賦均別秩行世。唐時《文選》所收，有注之賦，見於著錄者：

曹大家《注班固幽通賦》一卷

項岱《注幽通賦》一卷

薛綜《二京賦音》二卷

蔡母邃《三京賦音》一卷

今觀柏林所藏吐魯番出《幽通賦》注，非李善注本所採之曹大家注，或即項岱之注，有待細考。《文選》史述贊李善注引項岱三條，劉昭《續漢祭祀志》李賢注亦引項岱（誤作戚）注文。

蔡母邃音即《三都賦》注，共三卷，見《隋書·經籍志》引《七錄》。《隋志》：梁有《誠林》三卷，蔡母邃撰。《通典》九五：晋哀帝興寧中，有蔡母邃駁尚書奏事一條。其人蓋晋穆、哀時人。日本《文選集注》抄本及《御覽》引蔡母氏注六條（阮廷焯有輯本，見《大陸雜誌》三三·四期）。梁有張載及晋侍中劉達、晋懷令衛瓘（權）注左思《三都賦》二卷，亡。

《三國·魏志·衛臻傳》裴注稱：「子楷，楷子權字伯輿，晉大司馬汝南王亮輔政，以權爲尚書郎，權作左思《吳都賦叙》，爲注了無所發明。權陳留人，事亦見《晉書·文苑》。其《吳都賦注》，近人周法高有輯本。」

梁有班固《典引》一卷，蔡邕注，亡。今李善注《典引》下仍著蔡邕注，其中另有善曰若干則，此外必爲邕注，是未亡也。邕著《獨斷》，詳於漢世政事。吳時巨公，注張衡《二京賦》者，先後有傅巽（一作武巽，非）、薛綜。巽字公悌，北地泥陽人，客荊州，曾說劉琮降曹。文帝時侍中遷尚書，梁有《傅巽集》二卷，綜沛郡竹邑人，避地交州爲劉熙弟子，仕吳官太子少傅，著詩賦難論數萬言，名曰私載，有集三卷。綜注全爲李善採用。尤《哀》刻本《西京賦》「長風激於別隄」，注云：「水中之洲曰隄。音島。」此爲薛綜注原文。今隄字作鷗。《類篇》阜部「鷗水中可居曰鷗」是也。又有晁矯者，亦注《二京賦》，未詳其始末。晉室南渡，郭璞亦注《子虛》、《上林賦》各一卷，梁又有《二京賦》，李軌、綦毋邃注，亡（俱見《隋志》）。張、左二家當時合爲五都賦六卷。善注《運命論》下引張揖《上林賦注》云：「紒，鬢後垂也。紒即髻字也。」是《上林賦》又有張揖注。凡此皆蕭該、曹憲之所取資，《文選》音注之業，實當溯源於此。

蕭該爲《文選》作音義之第一人，衆所共悉，該爲蕭衍第九子鄱陽王恢之孫，幼封攸侯。隋開皇初，以國子博士與儀同劉臻、外史顏之推、武陽太守盧思道、散騎常侍李若，諮議參軍辛德源、內史（吏部）侍郎薛道衡，著作郎魏澹（彦淵）等八人同詣魏郡陸爽子法言處宿，討論音韻、聲調，南北是非、古今通塞，法言著其說，成《切韻》。書（據王仁昫《刊謬補缺切韻》前陸氏序文）。陳寅恪《從史實論切韻》對此八人仕履年代多所考證。其時顏之推官外史，尚未爲學士也。《北齊書·顏之推傳》云：「開皇中，太子召爲學士，甚見禮重。」可證。而蕭該與何妥同至長安，則已拜國子博士，故法言序稱之爲「蕭國子該」，《切韻》之音真正代表南音者以蘭陵之蕭該爲主。（顏之推籍琅琊臨沂，劉臻則爲沛國相人。）可見隋初該之學術地位。

法京敦煌卷P.2833《文選音》，研究者多家，王重民以書中王子淵《聖主得賢臣頌》「淬其鋒」之淬字，《文選集注》引《音決》有云：「蕭，子妹反。」與此卷合，遂定此卷爲蕭該之《文選音》。周祖謨從《廣韻》音切，校其與此卷之澁合，謂曹憲、公孫羅皆江都人，許淹則爲句容人，江都、句容地相邇，故語音亦近，因定此卷爲許淹音（說見《問學集》），理據

未甚充分，尚待研究。

新舊《唐書》均言蕭該著《文選音義》十卷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作《文選音》三卷，無「義」字。《文選·思玄賦》「行頗僻而獲志兮」，注下引蕭該音，「頗」字本作跛，布義切。《離騷》「路曼曼其修遠兮」，《音決》云：「漫蕭武平反。」又《漢書·揚雄傳》，官本引蕭該《音義》。蕭氏音訓，殘音剩韻，僅此而已。

尚論隋唐之際，選學蓬勃原因，繼承前此音注之業而外，有三事須加指意者。（一）《漢書》學與《文選》學二者之兼行互補，（二）大型類書著述之興盛，（三）崇文、弘文二館收藏圖書對於文學資料之助益，試分述之。

《文選》收漢人文章為數夥頤，漢文多近典詰之製，艱深不易誦讀，隋唐間，治《漢書》者多兼攻《文選》。《隋書·儒林·蕭該傳》云：

梁荊州陷（五四四），與何妥同至長安，尤精《漢書》，甚為貴遊所禮。開皇初，賜爵山陰縣公，拜國子博士。撰《漢書》及《文選音》。

該與包愷同為《漢書》宗匠。《隋書·儒林傳》記間毗受《漢書》於蕭該。該著《漢書音》十二卷，又有《後漢音》三卷，見二《唐志》。此如李善著述，《文選注》而外，又有《文選辨惑》十卷，《漢書辨惑》二十卷，《新唐書》誤作李亨，亨為善之形誤。是時《文選》一書地位，遠不及《漢書》之崇高，為人所重。故蕭該以《漢書》聞名遠在《文選》之上。「漢書學」一名在唐初極為流行，詳《舊唐書·秦景通傳》云：

景通與弟暉，尤精《漢書》，當時習《漢書》者皆宗師之，常稱景通為大秦君，暉為小秦君。景通，貞觀中累遷太子洗馬，兼崇賢館學士。為《漢書學》者，又有劉納言，亦為當時宗匠。納言，乾封中，……以《漢書》授沛王（李）賢。及賢為皇太子，累遷太子洗馬，兼充侍讀。《舊唐書》卷一八九上《儒學》上）

是時《漢書》已成熱門之顯學，《文選》初露頭角，尚未正式成學，蕭該、曹憲、李善均是先行之人，蕭、李兼以《漢書》名家，不特《漢書音注》有益於《文選》所收錄之漢代文章，且由「漢書學」起帶頭作用，從而有「文選學」之誕生。

是時學人之《漢書》著述，若顧胤有《漢書古今集義》二十卷，高宗且有御銓定《漢書》八十七卷，高宗與郝處俊等

撰，處俊有《集》。《唐志》所載在李善《漢書辨惑》之前，計有劉伯莊《漢書音義》二十卷，敬播《注漢書》四十卷，又《漢書音義》十二卷，姚挺《漢書紹訓》四十卷，沈遵《漢書問答》五卷，皆一時雋彥，可謂盛矣。日本《文選集注》王褒《聖主得賢臣頌旁》注屢言「察」云，指姚察之《漢書訓纂》中之說，此即當日治選舉必旁參《漢書》之明證。

隋唐之際，江淮之間，治《文選》為作音注繼蕭該而後者，以曹憲為魁首，在同一地區從事《文選》音者，據新舊《唐書·曹憲傳》所載，又有魏模、許淹、公孫羅諸家，極一時之盛。《李善傳》稱其為廣陵江都人，嘗受《文選》於同郡人曹憲。憲於隋煬帝時參預《桂苑珠叢》（一百卷）之編撰工作，人稱其該博。又為魏張揖之《廣雅音》。盧照鄰十歲時從曹憲及王義方授《蒼》、《雅》（見兩《唐書》本傳），義方著有《筆海》十卷（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），唐初亦以博雅著聞。《隋志》類書類收《長洲玉鏡》及諸葛穎之《玄門寶海》。《桂苑珠叢》見慧琳《音義》引用共一百三十餘條（新美寬輯本），《珠叢》題隋諸葛穎等撰，亦為訓詁類書，穎殆主持其事者。

自隋之後，王室提倡風雅，承六朝之餘風，以編撰巨型類書為一時風尚。以貞觀十六年成書之《文思博要》一千二百卷（高士廉有《文思博要序》，見《文苑英華》卷六九九，三六〇六頁）、高宗時太子弘門下編修《瑶山玉彩》五百卷、《累璧》四百卷，最為巨觀，惜均不存於世；惟有歐陽詢《藝文類聚》一百卷、虞世南《北堂書鈔》一百七十二卷，幸行於人間，可窺見此類著述之規模。私家著述若張大素之《策府》五百八十二卷，孟利貞之《碧玉芳林》四百五十卷、《玉藻瓊林》一百卷（俱見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類書類），皆卷帙繁重，久已淪佚，從各書之命名尋求之，其內容當是有關文藻之纂緝。孟利貞且著有《續文選》十三卷，其人與曹憲相同，從事類書，兼欲賡續昭明，廣其選文工作。《瑶山玉彩》一書，似即步《桂苑珠叢》未竟之緒，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云：「孝敬皇帝（即太子弘）令太子少師許敬宗、司議郎孟利貞、崇賢館學士郭瑜、顧胤、右史董思敬等撰。」

《舊唐書·文苑》上《孟利貞傳》云：

孟利貞，華州華陰人……初為太子司議郎，……受詔與少師許敬宗、崇賢館學士郭瑜、顧胤、董思恭等撰《瑶山玉彩》五百卷。龍朔二年奏上之，高宗稱善。……利貞累轉著作郎，加弘文館學士。垂拱初卒。又撰《續文

選》十二卷。

是書由許敬宗領銜，參預其事者郭瑜、顧胤皆官崇賢館學，官階高於李善（善僅爲直學士）。李善未聞參加此一工作，殆因其時在潞王（李賢）府任記室之故。

曹憲與修《桂苑珠叢》，以博該聞名，而兼治《文選》。孟利貞取途與之相同，蓋非博綜難以治《選》，亦惟博綜而能兼治《文選》；則游刃有餘，事半功半，二者正相資爲用也。

博綜之業必賴大量圖書之助。唐代圖書之府有三：一爲門下省之弘文館，一爲東宮之崇文館，一爲史館，一時稱之爲三館（三館學士條《舊唐書·選舉志》上載其二館而不計史館）。《舊唐書·職官志》三云：

東宮官屬同崇文館，貞觀中置，太子學館也，學士、直學士，學生二十人，校書二人……學士掌東宮經籍圖書以教授諸生。

按崇文館原稱崇賢館。李善於高宗顯慶三年上《文選注表》題銜爲「文林郎、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、崇賢館學士」。時尚名「崇賢館」。據《舊唐書·王方慶傳》云：「兼侍皇太子讀書，方慶言：『孝敬皇帝（弘）爲太子時，弘教門改爲崇教門，沛王爲皇太子，改崇賢館爲崇文館，皆避名諱，以遵典禮。』」是避弘字諱改弘教爲崇教，避賢字諱改崇賢爲崇文。可見由崇賢改稱爲崇文乃在李賢由沛王立爲皇太子時，即上元二年六月之事（參新舊《唐書》孝敬皇帝弘及章懷太子諸傳）。顯慶三年李賢猶未爲太子也。

門下省之弘文及東宮之崇賢二館，皆圖書之府，李善於顯慶三年任崇賢館直學士，是時郭瑜、顧胤已爲該館學士。先是，貞觀中《漢古》學宗匠秦景通爲崇賢館學士，時初設館未久也。曹憲以該博被徵爲弘文館學士，以年老不赴，弘文館乃在門下省者。當日學問該博之學人，多出身於此二館，以圖籍正在其掌握中也。不特《漢書》爲然，唐代《史記》專家，亦多出自弘文與崇文二館，劉伯莊、張嘉會、司馬貞皆其例證，即張守節亦官東宮，接近二館文士，程金造《史記管窺》已詳論之。

《文選》學始於曹憲。劉肅《大唐新語》卷九《著述》云：「江淮間，爲《文選》學者，起自江都曹憲。貞觀初，揚州長

史李襲譽薦之，徵爲弘文館學士。憲以年老不起，遣使就拜朝散大夫。」憲以仕隋爲秘書學士（此二字據《儒林傳》增），聚徒數百人，公卿亦多從之學。撰《文選音義》十卷。年百餘歲乃卒。」（《儒林傳》作一百五歲卒）按肅於元和中官江都主簿，熟悉江都掌故，此爲最早關於《文選》學之記載，兩《唐書·儒學傳》皆本此說。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集部總集類曹憲《文選音義》下注云：「卷亡。」又經部小學類有曹憲《爾雅音義》二卷及《博雅》十卷，無音字（按當從《隋志》作《廣雅音》），又有《文字指歸》四卷（《隋志》作《古今字圖雜錄》），是憲所長爲文字訓詁，不僅治《廣雅》一書而已。

曹憲著述有《文字指歸》、《曹氏切韻》二書，僅見日本新美寬氏有輯本，可補漢土之缺。《文字指歸》，據唐麻杲《切韻》功字注、緩字注，慧琳《音義》二，希麟《音義》一，共得五條。其芭蕉生交趾郡一條，云出《文字指》，則此書名或無「歸」字。

另《曹氏切韻》，新氏據和書《和漢年號字鈔》、《五行大義》背記、《法華經釋文》（大正）、《淨土三部音義》、《園太曆》、《倭名類聚鈔》、《弘法內典鈔》等書輯出多條（見該書三二五—三三〇頁），試舉一例，如佛條云：「佛，恍惚也，言忽無常也，見《牟子》。案佛，道沖妙，難以指求，故言恍惚。」以老氏解佛義甚新穎。知唐時曹憲此二書曾傳至扶桑。

考《舊唐書·太宗紀》，貞觀八年正月「壬寅，命尚書右僕射李靖……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……使於四方，觀省風俗」。《冊府元龜》卷六〇七：襲譽爲揚州總管長史，撰《忠孝圖》二十卷，貞觀十三年上之。襲譽於貞觀十七年轉涼州都督（參郁賢皓《唐刺史考》頁一四四五）。曹憲即由襲譽表薦爲弘文館學士也。

曹憲弟子及回鄉治選學者，李善之外，如魏模、許淹、公孫羅，姓名皆闕晦不彰。許淹，句容人，周祖謨考證敦煌本《文選音》謂出自許淹，祇備一說，難爲的論。惟公孫羅賴日本存世之《文選集注》稍有事蹟可徵。

公孫羅，江都人，《舊唐書·儒學傳》稱其歷沛王府參軍，沛王即李賢，是與李善同居李賢府爲僚佐。羅著有《文選鈔》六十九卷及《文選音決》十卷。見《日本國見在書目》。兩《唐志》俱有公孫羅《文選注》六十卷，《舊志》云：公孫羅《文選音》十卷，《新志》作《音義》十卷。二書卷數相同，說者均疑其爲一書。據斯波六郎考證，日本《文選集注》所

引，《鈔》與《音決》皆見之，而每每互異，如《吳郡賦》，《鈔》作鬱而《音決》作蔚；謝玄暉《八公山詩》，《鈔》作什而《音決》作阡之類。《集注》卷第四十七每引羅云，羅自指公孫羅說。《岡古寮善本書目》卷四記，紙背間引公孫羅《文選鈔》，可珍也一語，具見向來爲人之所重視。

李善事蹟見《舊唐書·儒學傳》，《新唐書》則附其子《李邕傳》。惟所記時間、人事有不盡詳確者，尤以李善與章懷太子及賀蘭敏之二人關係之深，須重作考證，於李善之生平行蹟方能瞭然。

一、李善與（章懷太子）李賢

標點本《舊唐書·李善傳》云：

明慶中，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、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。嘗注解《文選》，分爲六十卷，表上之。賜絹一百二十匹，詔藏於秘內。除潞王府記室參軍，轉秘書郎……

《新唐書·李邕附傳》云：

父善，淹貫古今……人號書籠。顯慶中，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。爲《文選注》，敷析淵洽，表上之，賜賚頗渥。除潞王府記室參軍。

按《舊唐書》「明慶」乃避諱改，「顯」字爲「明」。善上《文選表》在顯慶三年九月，本書各本皆同。李賢先封潞王，龍朔元年九月始爲沛王，兩傳繫沛王事於顯慶，在上《文選表》之前，顯然有混淆。茲據《舊唐書·高宗紀》列李賢大事如下：

永徽五年 在路生皇子賢。

六年正月庚寅封賢爲潞王。

顯慶元年六月，岐州刺史潞王賢爲雍州牧。

龍朔元年九月壬子，徙封潞王賢爲沛王……沛王賢爲揚州都督。

足見賢爲沛王乃由潞王徙封，事在龍朔元年九月（《唐大詔令集》三四《冊揚州都督沛王賢文》）：維龍朔元年歲次辛

酉十月癸亥朔十七日己卯，皇帝若曰：……雍州牧、幽州都督、潞王賢……是用命爾為沛王。《全唐文》一四同，詳《唐刺史考》，一四四七頁。顯慶三年上《文選注》時，善安得為沛王侍讀？

又顯慶元年正月辛未，立代王弘為皇太子，李善任太子右內率府錄事，當在太子弘東宮，其後始佐李賢，先在潞王府，後轉沛王記室，因沛王兼揚州都督，善為江都人，有地緣之誼；然其事李賢，乃在賢未為太子以前。又李賢之妃為清河房氏仁裕之孫女，仁裕於永徽四年（六五三）任揚州都督長史，賢以沛王為揚州都督在永徽五年即龍朔元年，先後一年。見《文物》一九七二年二期盧粲撰《章懷太子並妃清河房氏墓誌銘》。

二、善居白塔寺

李善注《文選》始於居揚州時，曾寓白塔寺注《文選》，日僧圓仁撰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卷一云：「開成三年（八三八）十一月廿九日。揚州有卅餘寺。法進僧都本住白塔寺，臣善者，在此白塔寺撰《文選注》矣。」（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》，八十頁）白塔寺者，陳名僧法泰晚年居之（《續高僧傳》一），與汾州抱腹、岱岳靈巖、荆府玉泉為四大名刹，見義淨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十八便利之事（王邦維校注本，一一二頁）。

三、李善與賀蘭敏之

《舊唐書·李邕附傳》云：

父善，嘗受《文選》於同郡人曹憲。後為左侍極賀蘭敏之所薦引，為崇賢館學士，轉蘭臺郎。敏之敗，善坐配流嶺外。會赦還，因寓居汴、鄭之間，以講《文選》為業，年老疾卒。

按善於顯慶三年上《文選注表》時官銜已為崇賢館直學士，不得謂為賀蘭敏之所薦引。考《舊唐書·外戚傳》云：

（武）后取賀蘭敏之為士韋後，賜氏武氏，襲封，擢累左侍極、蘭臺太史令。與名儒李嗣真等參與刊撰。

按《新唐書》則稱其與元兢。當武氏炙手可熱之時，名儒李嗣真、元兢皆與之參訂著述。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偽史類著錄有武敏之《三十國春秋》一百卷。先是蕭方等著《三十國春秋》，此繼其業，增益至百卷。是書殘文，清湯球有輯本（在《廣雅叢書》內），是敏之亦治史，故與元兢等交好。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十二釋家類收：「《金剛經》一卷，唐武

敏之所書，在長安。」則敏之亦工書者流。

敏之爲蘭臺太史令，李善轉任蘭臺郎，乃由其所汲引。若謂善任崇賢館學士經其薦引，恐非事實。敏之敗，流雷州以死，善亦流姚州，姚州今雲南地，所竄更荒遠，在當日被視爲敏之之黨羽。後遇赦始得還。

附李善行事年表

善嘗受《文選》於同郡人曹憲。

住揚州白塔寺，注《文選》。

高宗永徽六年正月庚寅，以李弘爲代王，封李賢爲潞王，善爲潞王府記室參軍，未知在何年。

顯慶元年 立弘爲皇太子。

三年九月 善成《文選注》，上表，是時趙衡爲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、崇賢館直學士。

四年 太子賓客許敬宗與崇賢館學士郭瑜、顧胤等成《瑤山玉彩》，凡五百篇。

龍朔元年九月 徙潞王賢爲沛王。

善爲沛王侍讀，公孫羅爲沛王府參軍。

乾封中 善出爲涇川令。

賀蘭敏之爲左侍極，賜姓武，出爲蘭臺太史令，善因敏之薦，轉蘭臺郎。

咸亨二年 武敏之以罪流雷州，復原姓賀蘭。

善坐與有故，配流姚州。

咸亨五年 改元上元大赦，善獲赦還。寓汴、鄭間，以《文選》教授（趙夔《東坡詩序》云「李善於梁宋

之間開《文選》學，注六十卷」）。

永隆二年二月十九日 弘濟寺寫善注張衡《西京賦》。

載初元年（即永昌元年） 善卒。

善淹貫古今，人號曰書籠。或譏其不擅文，今存止《文選注上表》一篇。考同時學人若曹憲有集三十卷，郝處俊有集十卷，張大素有集十五卷，惟善無之。

善子邕，知名於代。其孫爲僧玄晏，鄂州開元寺僧，與劉長卿、袁滋善，贊寧《宋高僧傳》有其傳。

《王公俊神道碑》記高叔祖善，蘭臺、崇文館學士，注《文選》行於時。蘭臺指其爲賀蘭敏之蘭臺太史令之屬官。

李善注之刊刻，似始於北宋。《宋會要輯稿》：「景德四年八月，詔三館秘閣直館校理，分校《文苑英華》、李善《文選》，摹印頒行。……至天聖中，監三館書籍劉崇超上言：「李善注《文選》援引該贍，典故分明，欲集國子監官校定淨本，送三館雕印，從之。天聖七年十一月板成，又命直講黃鑑、公孫覺校對焉。」此李善注雕板之經過也。《玉海》引《寶錄》景德四年校勘《英華》、《文選》之役，祥符二年十一月辛未又命張秉、薛映、戚綸、陳彭年覆校。鄭重其事。今觀韓國奎章閣《六家文選》書末附主事名單：

天聖二年五月校勘了畢。校勘官有公孫覺、賈昌朝、張達、王氏、王植、王政、黃鑑。

天聖七年十一月雕造了畢。校勘印板有公孫覺、黃鑑。

天聖九年進呈。諸官有藍元用、皇甫鑑明、王曙、薛奎、陳堯佐、呂夷簡。

自天聖三年至九年參預刻古人名，具如上列，足見雕板之不易。今北京圖書館藏存李善注北宋刻本，臺灣故宮博物院亦有相同殘本共十一卷，俱即此天聖間之國子監本（參張月雲《宋刊文選李善單注本考》、《故宮學術季刊》二卷四期，一九八五年）。此當爲李善注單刊之最初刻本。北圖此本，爲周叔弢所捐贈者。

《文選》學興起問題，涉及文章總集之來源，清代學者因致力肅選，久已有所論列，如王鳴盛《蛾術編》十四、成燾《筥園口札》、趙翼《廿二史劄記》，均有考證。《沅湘通藝錄》中，學人復次其事爲賦，多所揚榷，故友劉茂華著《江淮學術之啓蒙及其成熟》（《浸會學院學報》第四卷一期，一九七七年），更爲具體而微，可以參看。

《文選》爲蕭氏一家之學，蕭該始爲《文選音》，導其先路。該於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，入隋拜國子博士，何妥著有《家傳》一卷，使其書存世，可考一人之交誼。

又蕭大圓，梁簡文帝之子，撰《淮海亂離志》，《史通補注篇》譏令狐德棻《周書》未能兼採。《北史·蕭圓傳》稱其撰時人詩筆爲《文海》四十卷，《隋志》、兩《唐志》均著錄，惟卷數不同，亦《文選》之流亞，堪值一記。

蕭統有子三，歡、譽、督，督稱宣帝，子歸即明帝，詳周貞亮著《昭明太子年譜》（附《昭明太子世系表》），載《昭明文選論集》，臺灣木鐸出版社）。蕭瑀爲後梁明帝歸之子，入唐爲尚書左僕射。瑀嘗以劉孝標《辨命論》詭諄不經，乃著論非之，以爲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，至吉凶禍福，則繫諸人，今一於命，非先王所以教人者，柳顧言、諸葛穎嘆曰：是足鍼孝標膏肓矣（《新唐書》一〇一《瑀傳》）。按諸葛穎蓋《玄門寶海》一百二十卷之著者，其博洽可知，對蕭瑀之稱譽非信口開河者也。

瑀曾孫蕭嵩，於開元十九年奏言：「王智明、李元成、陳居注《文選》。先是馮光宸奉敕入院校《文選》，上疏以李善舊注不精，請改注，從之。光宸自注得數卷。嵩以先代舊業，欲就其功，奏智明等助之。明年五月，令智明、元成、陸善經專注《文選》，事竟不就。」（《玉海》五四引《集賢注記》）智明、光宸學術非深，其解「躑鴉」爲芋子，見譏於學士向挺之，劉肅已著其事。蕭嵩終不克完成先人之業。《新唐志》：「《六典》三十卷，蕭嵩知院，加劉鄭蘭、蕭晟、盧若虛；張九齡知院，加陸善經。」是善經又參與《六典》工作。

惟當日陸善經所注，不少保存於日本流傳之《文選集注》。向宗魯著《書陸善經事——題《文選集注》後》。文已詳考之。知其以河南府倉曹參軍入集賢院爲直學士。開元二十二年參預李林甫注《月令》。天寶五載爲國子司業。善經著《孟子注》。《文選集注》卷六十一江文通《雜體詩卅首》前識語云：「音決，陸善經本有序，因以載之也。」五臣注本任彦升《彈劉整文》，《集注》引陸善經云：「本狀云奴教子當伯已下，昭明所略。」又日本上野精一藏舊抄本欄外屢引陸善經本，如《文選序》「遂放湘南」，注云「陸本湘作江」。「則卷盈乎緗帙」，注云：「陸云：緗，桑初生之色也，近於黃。」《文選集注》彈曹景宗「使蝟給蟻，聚水草有依」，注末有「公今案抄使上有致字，五家陸善經本爲故」，所引陸說，至足矜貴。日本新美寬亦撰《陸善經之事蹟》一文（《支那學》九卷一號）。《集注》卷六三善經《離騷經》注說，余曾輯要，載《楚辭書錄》。對善經注《文選》之評價，屈守元曾舉出三事（見《跋《文選集注》殘本》），載《海角濡尊集》。高閔仙早